



# 秀水灵龙潭

□牟方根

“水不在深，有龙则灵。”有人说，“到了重庆市万州区的历史文化名镇——长岭镇，如果不去看青石溪的灵龙潭，就会留下遗憾。”近年来，随着乡村旅游的开发，灵龙潭及其周边的摩崖石刻、龙王庙和流米洞，以其独特的造型艺术和富有哲理的历史典故，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打卡。万州区有关方面也将此地列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，实施重点保护。

1

## 因石刻“有龙则灵”而得名

从万州城区驾车出发，沿318国道一路向东，行驶大约17公里，然后在一个临时停车场停车，再步行5分多钟的便道，眼前便出现了一个水潭。它就是灵龙潭。

站在灵龙潭的入口处俯瞰，水潭隐藏在深山之中，坐落在青石溪流边，仿佛一块被尘世遗忘的碧玉，美得自然，自然的美，令人心旷神怡。潭的四周，山峦叠翠，绿树成荫，空气清新，负氧离子含量极高。一股山泉从山巅飞泻而下，水花飞溅，形成天然瀑布，具有“今古长如白练飞，一条界破青山色”的诗意。微风吹过，潭面泛起涟漪，不时有鱼儿浮出水面，听见几声不知名的鸟鸣从密林深处传来，把“泉清鳞影见，林密鸟声幽”的宁静与美好生动呈现。

“我们村叫老土村，这口潭原来就叫老土潭。”主动给我们当导游的长岭镇老土村支书吴吉平介绍，“清代，民间能工巧匠在潭边的崖壁上雕刻‘有龙则灵’摩崖，灵龙潭由此得名。”

顺着吴支书手指的方向，我们望去，看到灵龙潭倚山一面的石壁上，工艺精湛地浮雕着一条石龙。石龙长5米左右，高约1.9米，龙身蜿蜒，鳞片细

腻，龙须飘逸，龙眼炯炯有神，似在流云中遨游，姿态矫健。右侧距石龙约5米处，凿有一方石刻，横向正楷阴刻“有龙则灵”四个大字，上款刻“众姓市里二甲敬”，下款刻“同治三二年季夏月立”。“同治三二年”，即为公元1864年。“有龙则灵”出自唐代文学家刘禹锡的《陋室铭》：“水不在深，有龙则灵。”意思是“水不在于深，有了龙就会有灵气”。

一篇随同“有龙则灵”摩崖石刻凿在石壁上的《灵龙潭铭》文，还为我们记载了清咸丰戊午年（咸丰八年，1858年）夏天，发生旱灾，众人齐聚在原老土潭（后改名灵龙潭）边，祈求“灵龙”施展神力降雨的一次重大祭拜活动。受自然风雨侵蚀，石刻风化严重，我们从仅存的部分文字中，考证出这段历史——

“咸丰戊午，六月上旬，时值干旱，禾苗将殒。兹于此际，祈祷无门，幸有所□，对余叹云，言及此潭，无叩不灵。于是齐集，合我同境，至此肯愿，果蒙感应，众心□□，命余著明，不惜□陋，特申赞云：龙神龙神，能幽能明，□而起□，□以有□，会云而躍，□风而升，□□□川，黄门□□，□渊留迹，在天降霖。今于此地，大显威灵，御干抚旱，合境沾恩，无由答报，特刊其形，永镇斯潭，护国利民。大清咸丰八年仲秋，□□亭、黄代卿率境众姓沐恩敬撰。”（注：文中□为脱落或无法辨认的文字。）

这些石刻不仅是艺术的瑰宝，更是历史的见证，承载着当地民众对自然的敬畏。

2

## 庙内书写“大水冲了龙王庙”

紧挨着灵龙潭，遗存一座小庙，名为“龙王庙”。

在古代，每逢旱魃为虐，久旱不雨，或久雨不止，民众都要到龙王庙烧香祈愿，以求龙王治水，风调雨顺。

走进龙王庙内，现存的一尊高大威武的龙王塑像呈现在我们眼前：它的头部装饰有华美的龙冠，冠前饰有“日月祥云”图腾；面形长圆，额头高鼓，双眉紧蹙，双目睜视，眼角上挑，鼻梁挺直，虬髯如戟；身体部分则穿着右衽中衣和袈裟，衣缘边有卷草纹饰；腰间系腰带，双脚着赤舄，手持一柄海神戟，倚坐于台座之上……不仅展示着龙王的威严和力量，还反映了古代工匠的高超技艺。

“大水冲了龙王庙”，书写在龙王庙内的这句民间俗语，流传着这么一个典故：传说，龙王庙建成后，守护庙宇的老和尚和在龙王庙附近种菜的一位老头是好朋友。

一天，种菜的老头神秘地告诉老和尚，自己的菜园子有人在帮忙浇水。老和尚决定弄个水落石出。一天夜里，老和尚发现有一个像鹅似的怪物，挥动着两只大翅膀从灵龙潭中汲水，然后浇灌老头的菜地。

老和尚练习武术时，待怪物准备再次飞向灵龙潭时，他掏出随身携带的宝剑，刺向怪物。随着“轰隆”一声巨响，那只怪物翅膀一斜，一头栽入灵龙潭

中，激起惊涛骇浪。眨眼间，龙王庙前也是一片汪洋。

东海龙王得知情况后，带领水兵前来惩治那怪物。交战三天三夜，怪物因寡不敌众，现了原形。原来它是龙王的三太子，因犯了律条，被贬出东海。三太子为了立功，想在凡间做些好事。不料被老和尚刺了一剑。一怒之下，它掀翻灵龙潭，淹了龙王庙。与龙王交战时又不敢泄露天机，造成一场误会……

这个“大水冲了龙王庙”的传说，不仅增添了龙王庙的神秘色彩，也让人感受到民间故事的趣味与智慧。

3

## “流米洞”传说映照人心

离龙王庙不到30米远的下方，有一个名为“流米洞”的洞穴。

相传，古时有一个皇帝因为耽误了祭天的时辰，引起玉帝的不满，便将龙王召至凌霄宝殿下了一道圣旨，命令它三年不得为人间降雨。

三年间，大地因为没有雨水的滋润，民众颗粒无收，饿死之人不计其数。龙王的小儿子青龙看着人间的惨状，心中非常痛苦。一天，青龙趁玉帝到西方赴宴之际，偷来父亲的令牌，然后隐藏在龙王庙下方的那个洞穴中，为当地降下大雨，并为穷人流出“赈灾米”。

一传十、十传百，“赈灾米”救助了众多受苦受难人的生活。

后来，此地来了一个懒汉。青龙只从洞里给他流出了几粒米。懒汉心怀不满，将米洞冲大，以期能流淌更多的大米。青龙被惹怒，为惩治人心贪欲，从此，洞中停止流米。

如今，“流米洞”的名称仍在，传说也在当地口口相传。这个洞穴不仅是自然与历史、社会与现实的交融，更是善良与丑恶、勤劳与懒惰的映照，提醒人们要守住原则、守住本心，人生之路走正道，才能得福报……

（作者系重庆市万州区文评家协会副主席 图片由作者提供）



## 时光剪影里的一塘半边街

□周鹤虹

岁月如歌，时光荏苒，许多新旧风华化作回忆，而时代的烙印、生活的场景，仍会以各种形式，停留在一些不经意的地方。

沙坪坝区井口街道二塘村，有一条名为半边街的路，也就几百米长。以前街道只有半边是商铺，因此而得名。现在大多数住户和商家都已迁走，只留下了一些理发店、百货商店等痕迹。斑驳的房屋，见证了岁月的沧桑。

在半边街的南端，有一栋颇有历史感的四层红砖房，是原重庆地质学校和重庆地质仪器厂的办公楼所在地，苏式建筑风格与周边零散的建筑形成鲜明对照。从高空看，房子呈“士”字形，像一个老式飞机的造型，当时的人们称其为“飞机楼”。

20世纪50年代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，著名的地质学家、地质部部长李四光力主成立重庆地质学校。1953年，重庆地质学校建成，很快迁至井口半边街。1964年，重庆地质学校与昆明地质学校合并，迁到了昆明。1969年，为了支持国家三线建设，北京地质仪器厂和上海地质仪器厂迁至重庆，与原重庆地质学校留守人员共同组建了重庆地质仪器厂。曾经的半边街非常热闹，除了地质仪器厂，还有重庆东风化工厂、重庆油泵油嘴厂、重庆磨床厂、重庆中药厂等工厂。

当地的老人讲述，以前这里聚集了来自北京、上海、江苏等全国各地的建设者，他们拖家带口，在这背靠歌乐山、前临嘉陵江的村镇扎根下

来。那时，半边街人声鼎沸、人才聚集，到处是热火朝天的生产建设的场景。随着工业布局调整和时代变迁，这些工厂逐渐合并、调整或者停产，这片曾经热闹非凡的土地慢慢归于宁静。

岁月流转，那些建筑的轮廓和街道的布局，依然透露出一种历史的厚重感。红砖房静静地矗立在小街的一隅，环绕着一排高大繁茂的香樟树。它们如同沉默的守望者，注视着过往的行人和车辆，见证着时代的变迁。

沿半边街的小径下行，有一排排高耸的铁路桥的高大椭圆形桥墩，如巨人般耸立在道路边，桥墩坚定而沧桑，历经岁月洗礼，身上有了淡黄色的岁月痕迹，不时有火车从上面呼啸而过。半个多世纪以来，大桥风雨无阻，肩负着铁路运输大动脉的使命。在铁路桥的旁边，种着各种各样的蔬菜，不时有人在劳作。蜿蜒的石板路，散落着几户人家，炊烟袅袅升起，与远处的山峦相接。这里的人们似乎早已习惯了火车，习惯了高大的桥梁，习惯了不时有人拍照和好奇的眼神。他们的生活节奏从容不迫。夕阳西下，金色的余晖洒到江边，透过桥墩之间的缝隙，让这片土地披上了一层温暖的光辉，仿佛在诉说着过往的故事。

顺着铁路桥下行，便是嘉陵江边的滩涂，碧绿的江面、大片柔软的草地，成为人们周末野炊、露营和垂钓休闲的好去处。远处，几只白鹭在水边觅食，有时停靠在航标的旗杆

上，静静地注视着江面上来来往往的船只。它们与周围的自然景观融为一体，构成了一幅生动的江上画卷。

临近江边，有一幢高大雄伟、建于50年代的大楼，旁边又有一青一红两座小楼，主楼是原重庆第二机械学校第一教学楼旧址，为苏联时期援建的建筑，现在是区级文物保护单位。大楼主体有苏式建筑的风格，结构中轴对称，主楼与左右裙楼呈“w”字分布，屋顶又是中国传统建筑的歇山顶结构，融合了西方建筑的庄重与东方建筑的斗拱之美。这里先后是重庆第二机械学校、渝州大学、重庆工商大学、工商大学融智学院的办学所在地，半边街也曾因此增添了无数青春的面孔，数万师生在这里学习和生活，留下了无数人青春的回忆。数十年来，这些学校先后搬离，这里也一度成为影视拍摄的热场。时光慢慢流淌，半边街再度沉静下来，仿佛一位历经沧桑的历史守望者，静静地矗立在嘉陵江边。

如今，这片土地又迎来了新的机遇，重庆第二机械学校的原址处，将建成重庆名校联中的并双校区。

散步在二塘村，我们能静静地感受着历史与现代交织、工业与教育相融的气息！这个曾经的工业重镇和教育繁盛之地，正在以新的面貌迎接每一个日出和日落，等待新的希望和涅槃！（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）